

间谍 克洛斯

J-32 (下)
——最后一次机会

〔波〕 A·兹贝赫 著

乔立良等 译



间谍克洛斯J-32(下)

——最后一次机会

〔波〕A·兹贝赫 著

乔立良 蔡兴文 译

郑 华 李玉珍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一月

间谍克洛斯 J-32 (下)

——最后一次机会

〔波〕A·兹贝赫 著

乔立良 蔡兴文 译

郑 华 李玉珍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9¹/₂ 字数: 200,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9·30 定价2.10元

ISBN 7-80027-007-6/I·3

出版说明

《间谍克洛斯J-32》系三卷系列情报小说。描述波兰侦察员雅涅克冒名顶替打入德军情报局进行情报工作的英雄事迹。书中叙述了深入虎穴进行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绝路逢生的斗争。根据此书已拍成多集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下卷名为《最后一次机会》，由《第二次出生》、《谁是叛徒》、《医院里的一夜》和《失败》等章节组成。《第二次出生》讲间谍克洛斯再次冒险冒充德军军官打入德军情报局的惊险复杂的过程。《谁是叛徒》说克洛斯如何曲折挖出地下组织中的叛徒，与盖世太保斗智的情节。《医院里的一夜》系克洛斯在医院的一夜中成功地保护女地下工作者和劫持德国军事工程师的故事。《最后一次机会》讲克洛斯在其心爱女友协助下通过与德国工程师的女儿接近窃取德国火箭情报的情节。《失败》谈克洛斯亲自冒险保护与总部联络的电台，和德国法西斯周旋斗争的复杂情节。

目 录

第二次出生	(1)
谁是叛徒?	(60)
在医院里的一夜	(122)
最后一次机会	(180)
失 败	(240)

第二次出生

(一)

他同皮埃尔商定，趁返回集中营之际，马上逃走。回来的上路，卫兵总是累得精疲力尽，显得无精打采，因而，看守得也不那么紧。二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折磨得人们腰酸腿疼。他们三人一行，排着长队，步履维艰，慢悠悠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蠕动着。每个行人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儿到家吧！他们要到的家是用带刺的铁丝网围着的长方型木棚房。里面住着几百名在柯尼斯堡造船厂修理军舰的外国工人。

斯塔舍克和皮埃尔期望，这些在路上蹒跚的疲惫不堪的人中，谁也不要发觉他们逃跑，即使有人看到，也会认为这两个悖晦和已定为死刑的人的命运，同那些在他们之前越狱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过两三天，最多——一个星期，逃犯便会被捉拿送回集中营。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监狱长阿尔兹会在判决后说：“这个僻静安全之地的清静生活，他们过腻了，所以，想去真正的德国集中营。”

“这个僻静安全之地”是在离柯尼斯堡不远的高地上开拓出的一个不大的劳动集中营。从集中营木棚的顶上，可以看到通往市区的有轨电车的终点站。集中营内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但比起真正的德国集中营来说，这套制度还勉强过得去。

斯塔舍克认为，他在科斯切日纳被捕后，他的命运可能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当时，希特勒分子就已建立了地狱般的集中营，这简直使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人闻风丧胆。然而，他却三生有幸。一节用铅印封着的装牲畜的闷罐车箱，载着昏昏欲睡的人们，驶过格旦斯克，在向东的方向上奔驰。在一个车站，他们被“卸”了下来。就这样，斯坦尼斯拉太·莫丘利斯基来到了这座不大的德国苦力集中营。这里，对待犯人蛮横无礼，但煮着臭肉片的红甜菜汤，大家倒能畅开肚子喝个够。同时，面包发得倒也不少——每人一天半公斤。

集中营里，扣留了许多十分年轻、健壮、且受过技术训练的专门人员。被捕后，斯塔舍克对盖世太保供认，自己在格旦斯克工学院读过两年书。这一点，再加上他精通德语，都对他以后的命运起了一定的作用。

集中营里，有不少过去在工厂和造船厂修理车间干过活的人。斯塔舍克同一名叫费列克的人交上了朋友。他捕前是华沙某工厂的师傅。而同斯塔舍克约定好要逃走的皮埃尔，是斯塔舍克的邻床。战前，他在自己的祖国——法国——当雕刻工具制造工。

元首把德国拖进了一场全面的大战之中。战争这个庞然大物，不仅仅需要大量的士兵，而且还要求有无数多才多艺、精通技术的专家。旋床、铣床、磨床旁，人手极端奇缺。原先在这里做工的工人，一个个被发配到前方。然而，总得有人生产零件，修理在空袭中毁坏的民用、军用船只。为此目的，才建立了这所关满外国工人和各行各业专门人员的集中营。集中营的创立者们说，这是第三帝国最诱人的地方。在这里，尽管有人因在车床前偷懒怠慢，常常也被枪托捅几下，但监工们尚没有屠杀工人的义务。大多情况下，这还算

不上是真打，而只不过是碰碰肩膀，捅捅腰间而已。因为上司有令，警卫队要尽量保护集中营的犯人。到战争结束前，德国会像需要专家那样需要他们，需要从他们身上榨取一切他们能给予的东西，然后，才会在某个地方的真正集中营里，将他们干掉。

在这所劳动集中营里，就连英国人向城里接连不断地投下的炸弹也饶恕了他们。那位在法国战役中失去右臂的监狱长阿尔兹，总想装扮成一个善人，不过，他倒也能常常达到此目的。有一次，他开腔道：

“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是在如何设法保护你们？英国人轰炸德国城市，而我们却把集中营建在城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千万不要给你们招来危险……”

但是，这一切绝不是出自希特勒分子身上似乎出现的仁慈。绝不是！这些手艺人对于希特勒分子来说，是奴隶，是牛马，但是，第三帝国在战争期间需要他们。一天他们要干十二小时的强体力劳动，他们天天如此，被无情地使唤着。他们一个个被圈在带刺的铁丝网内，被卫兵严加看管着。干完活，他们步行回营，可到东方刚刚闪亮，他们就被叫醒，大卡车把他们再送往工地。一些犯人已顺从了这种身不由己的生活，认为自己还算走运。战前住在波莫瑞的那些人，还得到许可，可以给自己的家眷寄回部分工钱。这部人甚至对集中营表示满意，有的还说几句赞美之词，觉得，战争期间，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这就算最小的灾难了。

在集中营中整整关了八个月的斯塔舍克，念念不忘越狱一事。他也出生在波莫瑞，但那里已无一个亲人——还是在1939年之秋，他的亲人就被希特勒的恐怖浪潮所吞噬。当时，他逃到了克拉科夫，后来到了波兰。

小伙子长时间地寻找机会，想找到一个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也曾准备躲进大森林，当名游击队员，同侵略者战斗。然而，地下活动仅仅才刚刚兴起，范围很小，人数不多；有关森林游击队的传闻也很少与实际情况相符……而当他同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的愿望实现后，他曾产生过这下可能为母亲和继父的死，为亲朋好友的痛苦，向法西斯匪徒报仇的念头。但，他却奉命返回故地——科斯切日纳，在当地警察局进行登记，领取必要的证件，等候以后的命令。斯塔舍克解释说，他想拿起武器战斗，消灭毁坏他的家园、侵占祖国的法西斯分子……但这并没有帮他什么忙。他必须执行命令。他应该明白，地下组织迫切需要通晓敌人语言，熟知当地条件和周围环境，有知识，又勇敢，在必要情况下还有能力组织起秘密小组的人。

可是，回到科斯切日纳后过了三个月，盖世太保分子也开进了该城。接踵而来的是被捕、受审，继而发配到这个不大，然而对德国人来说却相当重要的劳动集中营。

* * *

起初，斯塔舍克是同费列克约定好越狱。这位费列克已从在集中营里干事的一个德国人那里偷出了证件，并正伺机逃走。斯塔舍克也期望自己照此办法搞到必要的身份证。然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天晚上，突然闯入木棚房的盖世太保分子把大家从梦中惊醒。他们搜查了费列克，在他的褥垫里找出了证件，并带走了人。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复返。人们都清楚，这里有奸细，但是是谁，一直都没弄清。犯人们一个个都锁上了自己的心房，所有与商讨越狱有关的话题，都不敢再提了。同时，相互也不再信任。现在，他们的举动倒完全符合监狱长阿尔兹的心愿。他命令他们

“干活儿，再干活儿，不要忘记上帝，也不要想那些傻事。”

只是事隔两个月之后，斯塔舍克才与自己的新邻床、工具制造工皮埃尔套上了近乎。他们深交的程度已到相互间能够公开讲可行的越狱计划。当他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那堵墙拆除后，皮埃尔对斯塔舍克说：

“你知道吗，为什么所有越狱行动全都落空了？原因就在于人们逃跑的方向不对。”于是，解释说：“跑的是波兰人……这是明摆着的事……他们比别人离自己的故乡近。而那些捷克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连一个人也没企图从这里逃走。可你也看到了，这之前一次也没有成功……”

曾经有十六次想要越狱而逃。其中大部分是两三个人为一组，当然也有单独行动者。逃出者很快就被抓获，又被送进集中营。有一位抓回来时，已经断了气。

“这一切原因很简单，”皮埃尔继续说。“他们总想往南面跑，想跑到自己人那里。然而，他们指望得到波兰人帮助的地方，离此地整整有300公里之远。”

“还要远，”斯塔舍克纠正说。“第三帝国的边境线走向，现在在华沙以东的50公里处。”

“那就更远了。所以，应该逃到的地方不是那儿，而是这儿……”皮埃尔用钉子在一块准备用来制装甲船体的钢板上，画了一张地图样的草图，并又标了一个方向直指南面的箭头。

他俩谈话是在船厂上工期间。只有在这里，处于汽锤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和钢铁的咯吱声中，他俩才可以安然地谈话，用不着顾虑有人偷听他们。

“也许，该跑的方向不是那里，”皮埃尔重复说，“而是这儿”。他从下面的直角画了一个指路的箭头。

“向东？”斯塔舍克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疯啦？你知道吗，那是布尔什维克的地方！”

“是的，”皮埃尔点了点头。“这里距边境线有80公里。这可不得了啊！”

“可如果俄国人把我们出卖给德国人呢？或者把我们关进西伯利亚某地带刺的铁丝网中呢？”

打这以后，俩位好友久久没有再提起此事。当然，种种迹象表明，皮埃尔非常想再谈谈这件事。斯塔舍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究竟。皮埃尔是共产党员，所以他总是朝思暮想地渴望去东方。诚然，他也曾想过再回到法国。但他明白，这是不现实的。因而选择了苏维埃俄罗斯。可他，斯坦尼斯拉夫·莫丘利斯基呢？不能说斯塔舍克受过热爱东方邻居的教育。在他渡过的二十二个青春中，几乎没有遇到过对这个伟大国家持另一种看法的人。当然，这个神秘莫测的国家也使他感兴趣。他听人说过五年计划，第聂伯河水力发电站和马格尼托戈尔斯克，也为这个国家从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强大工业国的变化深以为异。但是，斯塔舍克毕竟受的是波兰旧学校的教育，看的是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他不了解报纸上报道的这一切是真是假，所以，要他作出逃回东方的决定，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逃回故乡，尽管困难重重，也几乎没有可能，但很容易接受。要逃往俄国，可就……

所以，当皮埃尔画了一个指向东方的箭头时，斯塔舍克心不由己地惊叫道：“你可知道，那是布尔什维克的地方！”

“读过了吗？”两周后，在半小时的午饭休息时，当他们坐在大修船的机舱里时，皮埃尔问道。每餐的食品都是给

他们送到工地的。“读过《美国战斗报》了吗？”

皮埃尔的问题对斯塔舍克是如此突然，甚至使他把盛着米粥的勺都停在了嘴边。

“你怎么啦？！为什么我就得读这种下流东西，按照这些鬼话，我不就不成人了吗？”

“如果你读过的话，”皮埃尔边说，边刮着饭盒底上剩下的一点稀粥，并尽量舔净饭勺，“那末，你就知道，希特勒不光是把波兰人不当作人，而且是所有斯拉夫人。你也会明白，消灭布尔什维克国家——是他的主要目的。不达此目的，无论何时，他也不会‘为上帝精选的日尔曼人取得生存的空间’。他必须有乌克兰广阔的土地，因而，同俄国交战已处于如箭在弦之际。那么，你能否告诉我，如果希特勒进攻俄国，你能同俄国人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吗？能同他们并肩战斗吗？”

“你知道吗，现在我觉得，管他妈的三七二十一，只要能粉碎纳粹德国就行！”

“那你就瞧着吧，战争就会爆发。”

斯塔舍克想回答说，自己并不太相信此事，但这时，气笛响了，通知人们午休结束。工长出现在机舱里，令他们立即开工。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才又有机会继续中断了的谈话。现在，皮埃尔已经有几个事实可证实自己的推断。在柯尼斯堡地区，德国军队和武器的集结，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

“我给你讲什么来？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军队和武器在源源不绝地向东进发。我认为，这是一种战术。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都必须赢得时间。斯大林很清楚，到1939年，苏联都没有准备同希特勒作战。同时，西方也在玩

弄两面把戏。为了争取时间，俄国人同德国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我清楚，不是所有人都能悟出这一步的奥妙。在我们法国，也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些……”

很快，他同皮埃尔制定了越狱计划。逃走的最佳之际是下班后，在返回集中营的路上，负责护送他们的卫兵警惕性不高的时候。他们决定，途中躲进土豆地里，然后等待大队人马过去。就在工人们到达集中营之前，在大家吃饭之时……而在晚九点点名时间……这时，已过了两个半钟头之多。皮埃尔想出一个主意：点名时，让一个法国人喊一声，说工长把他俩留在船厂上夜班。当派人到船厂寻找他俩时，又会过去半个多小时。这么一算，他们会有三个半到四个小时。他俩就可以跑到火车站。他们每人还有两个马克。皮埃尔将自己一条很暖和的围巾卖给了一个卫兵，斯塔舍克呢，卖掉了三天的面包。他们的钱足够买火车票用。他们要去克莱佩达方向。直达克莱佩达，他们的钱是不够的。于是，俩人决定在离柯尼斯堡的第四、五个车站下车。下车后，步行向东。德国人要寻找他们，也不会东面，而会在南面。因为，一般来说，集中营里跑出来的人，都往这个方向逃……

一切的结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轻松和简单。在他们回集中营时，夜幕已经降临。卫兵们谁也没有瞧见有两个人从这些神态沮丧、踉跄晃荡的人群里分离了出去。再者，也不可能发现。长长的队形早就走得乱作一团。工人们身上披着各异，鹅行鸭步地顶着风走着。稀疏冰冷的雨水抽打着人们的面颊，于是，大家都尽量低着脑袋，缓步向前。

他们的工作服与德国工人的工作服没有什么两样，这一点也帮了他们逃出的大忙。他俩也是身着一种套在老百姓衣服上面的青蓝色工作服。唯一的识别标志是在左口袋上缝着

几条白布，上面缀着表示犯人所属民族的字母。

刚一逃出，还藏在土豆地里时，他俩便撕掉了这些破布条。此刻，按第三帝国的法律规定和集中营的内务条令，他们就完全成了潜逃犯。光毁坏缀着民族符号字母的白布条一项，监狱长阿尔兹就会处罚工人坐三天的单人囚房。

他俩遵照商定，在终点站坐上有轨电车，直达火车站。使他们有些担忧的是皮埃尔讲起德语来，带有法国口音。这可能引起怀疑。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遂愿。可在车站上，斯塔舍克在旅客人群中，丢掉了皮埃尔。于是开始仔细地观看着来去匆忙的人们。这可能引起那位两手倒背在身后、在候车室里扯高气扬地踱来踱去的警官的注意。但是，这位警官的注意力不在人群身上，斯塔舍克的心也就静了下来。他买了和皮埃尔商定好要到达的车站的票，缓步从靠候车室通往月台的门旁站着的检票员身旁走过，这一位连眼都没有向他抬一抬，只是机械地查着车票。

火车已在月台下停着。在急如星火的旅客中，斯塔舍克看到了皮埃尔。皮埃尔给他递了个眼色，示意一切正常，就走向前面的一个车箱。斯塔舍克也进了同一个车箱，坐到最后一个包箱里。他是这个包箱唯一的乘客。后来又进来一个铁路员工，是下班后回家的。谢天谢地，旅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点燃烟，抽着，一声不吭，把一包烟递向斯塔舍克。铁路工人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下车了，这时，斯塔舍克瞧了瞧表，想到，如果往下一直能按计划的话，那末，集中营里还得过一小时才开始寻捕他们。眼下，他最担忧的是在边境线上，他向俄国人说什么，自己能否说服他们不要再把他送给德国人。

只是在火车停下来后，他才从思虑中醒悟过来。看了看

表，他混身感觉到一股不安的情绪——他错过了与皮埃尔约好会面的那一站。从时间上看，火车应快到克莱佩达车站。瞭望了一下窗外，他看到扬旗在徐徐升起。前方显示出了灯光和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建筑物。

斯塔舍克瞬间内定了定向，火车开动后，从车箱踏板上跳下，这样就站在了侧面的铁路支线上。右侧是低矮的库房栅，左侧是一小块小树林，树林边上高高地堆起几堆煤，或是焦炭。逃犯向小树林方向走去。

他身带一架自制指南针和从“柯尼斯堡时报上”剪下的一张地图。图上有德军的胜利进军路线图。他想知道的东欧那一部分，只是刚刚才画进去，所以，他只能估谋，边境线可能就在附近某个地方穿过。他在铁路信号灯微弱的光下看了看那架自制的指南针——一个鞋油盒里固定了一个磁针，——他看到磁针在跳动，并渐渐转向北方。

斯塔舍克知道，应该向东去。他把指南针放进衣兜里，便径直向小树林走去。

(二)

上校雅库鲍夫斯基命令司机把车停在一座不高的灰色楼房的正门前。这是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瞧了瞧表——发现，自己来得有点过早。参谋长约他在11点才见面，所以，还有大约半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上回跟参谋长的谈话可不轻松。他俩相互已是多年之交，可近一个时期，有某种阴影蒙在了他们的关系之上。

鲁缅采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报告，在地图上做着标号，同平常一样，最后才问雅库鲍夫斯基有没有什么需要补

充的消息。然后，从容不迫地把材料装进文件夹中。

“而你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了？”雅库鲍夫斯基两周前，最后一次在参谋长办公室问道。

“一切都明白了，”鲁缅采夫回答说。“你以为，这对我来说是新闻，是轰动一时的消息吗？请看，”他指着装满文件后鼓得高高的公文夹说，“这是近三天的战役消息。这些文件多得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点着炉子。这些文件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德国人在盘算着什么，他们在这里、那里正准备着什么，他们正在派遣侦察人员。你以为，你什么具体东西也没有，读这些就有兴趣吗？”

“在往炉子里填以前，还是要读读，”雅库鲍夫斯基说，他晓得，自己违反了上下级关系，超过了同长官接触允许的界限。

鲁缅采夫站起来，转身背着他，大约有一分钟眺望着窗外的新房。

“不，我不会把这些填进炉火的，”他干巴巴地、有点不愿意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要送往莫斯科，附上自己的说明，如果你对此有兴趣的话。”

“哪又怎么办呢？”雅库鲍夫斯基好奇地问。

鲁缅采夫的回答是沉默。

这次是否也会像上次见面一样呢？战争已迫在眉梢——这一点，雅库鲍夫斯基是相信的。侦察的情报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点。坦克兵的移动，步兵师的变更驻地，运油车辆连续不断地向东部边境调集……从克莱佩达来的最新消息，肯定了以前得到的、敌人在这个地区修建了好几个大型的、容积为几万吨的汽油和其它燃料库的消息。最新消息说，1300辆油槽车运来的液体燃料已灌入了这些油库，这些油库还能

装这么多的油料。另一条情报讲，油库的燃料是专供飞机加油用的。如果说，克莱佩达仅有一个不大的、只能容不超过十架飞机的机场，那末，这里指的是什么飞机呢？从德国集中营逃出的那位小伙子肯定说，在离克莱佩达不远的森林中，他看见了装备非常好的飞机场，倘若这小伙子的话是真的呢？……

上校雅库鲍夫斯基现在能做出什么决定呢？他已详细地将这一切向指挥部做了汇报。可他还能做什么呢？两年多来，他在苏联西部边境指挥着一支侦察部队。他甚至打心眼儿里不允许鲁缅采夫向中央封锁他的侦察情报。雅库鲍夫斯基了解这个人，对他完全可以信赖。几个月前，当他向鲁缅采夫报告说，在他的边境地段，在此之前是平静的，可德国人突然活跃起来时，鲁缅采夫却凝视着他双眼问道：

“听着，我顺便问一下，你没有夸大其词吗？”

“我理解你指的是什么，”雅库鲍夫斯基平心静气地说，“但我相信，在某个时候，我们一定会不得不同法西斯交战的。及时向你报告边境上发生的事件——这是我的义务。所以，我得向你报告……”

雅库鲍夫斯基是波兰人。他父亲曾在布琼尼手下当过骑兵连长，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牺牲。小小的雅库鲍夫斯基留在了俄国。当时说，越过哨卡，过了边境线那边，他已无亲无故。母亲和姐姐住在列宁格勒，远亲中，他就再也没有认识的人了。然而，当法西斯匪徒掠夺和毁灭他连一点印象也没有的地主资产阶级执政的波兰时，当希特勒分子在他从来未到过的华沙作威作福时，他根据母亲那热诚的感怀想象着，感到自己心里一直憋着一股闷气。他不止一次地同那些满足于推翻了波兰贵族政权的朋友们展开争论。